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 第二十回 青竹蛇調麻藥作生涯 鄭天佑合群雄劫秦餉

說說王摩威勇，遠近有名。王突在四個親生兒子面前稱說，四子俱在背後不服，私自說道：「阿爺好沒分曉，將一個拾來行貨子，作恁地抬舉他，看俺親生的不上眼。將來山寨中事情，有個給他做頭領的樣子，日後俺們倒在他手中使令，豈是做得！趁早設個計較排陪他才好。」內中一個說道：「排陪他有怎麼難？阿爺極是耳朵軟、見小的人，俺們親弟兄齊心合意，在阿爺處搬門些是非，先冷了心腸，然後再尋事趕他下山，豈不是好？」大家俱說有理，各自留心。就有附近山寨中，知王摩少年未配，常托人與王突結親。王突甚喜，怎奈王摩只是推托不願。

又過了多時。一日，四子來對王摩說道：「俺們今日沒個勾當，何不下山去射獵些獸物來吃酒？」王摩道：「恁便卻好。」遂各自備馬，帶了小校，到遠處山林內射獵。射獵了半日，大家聚集在一處，各將野獸堆擺在地，卻是王摩得的多。內中兩個說道：「俺們回去還遠，不如且尋個村落買酒，叫人安排吃吧。」大家俱說有理，遂起身到村中一個酒店裡來，年長的便來分派，各出野獸去安排。三人只慳慳吝吝，這個要派多，那個又不肯多出。只見第四個說：「哥哥們俱不要爭論，不如做輪流會吧。今日是俺做起，將俺的野禽請了哥哥兄弟。明日哥哥兄弟得來，便挨次相請，何如？」三子道：「今日是你的也好。只是你今日得的少，怎麼吃得快暢？還要商量。」王摩道：「商量怎麼，今日是兄弟的吧！」遂不等四人推辭，即叫小校將自己的野獸，俱叫取去安排。不一時，俱收拾停當，大盤的棒（捧）來。五人坐在一塊，大碗盃酒，大塊咬嚼，直吃到日近西山，方起身回來。

王摩已吃得大醉，只下了馬，踉踉蹌蹌自入房去睡。這四個弟兄暗暗歡喜，忙將野獸著人收拾得分外香美，來孝順王突，道：「孩兒們今日出獵，得些野味來孝順阿爺。」王突見了不勝歡喜，便自吃著，覺得十分好吃，吃了半晌，因問道：「五兒怎麼不見？」大的便說道：「他今日同去出獵，他的箭好手段高，比孩兒們得的多。只道他同回，誰知他好酒，瞞去到村酒店，將野獸整治，吃得爛醉。俺們上山時，見他入房睡了。」王突聽了，便不言語。只見第二個又說道：「他倚著三分本事，有那個在他眼內？常將俺們欺負。俺們道是阿爺喜歡的，只不與他一般較量。」第三個又接說道：「將俺們欺負也罷，怎連阿爺也不放在眼內，不值孝順，將野物去私地自\$！」第四個便接說道：「哥哥們還不曉，近日的言語，一發無狀。」三人忙問道：「他說些什麼？」第四個道：「俺不說，說來只道俺在阿爺面前搬門是非，阿爺也是惱。」王突道：「四兒有話便說。」第四子只得說道：「前日同他在山前閒耍，見樹林中有個雀巢，內一對小雀。見了喜歡，取在手中頑耍。因信步走到山後，頑了半晌。因見這對小雀，毛羽未乾，飛走不動，只向人哀叫討食，起一點好生念頭。因見道旁樹上，有個大鳥巢，俺便攀援上去，將這一對小雀放在中間，俺便下來，立在樹下。那小雀在巢中探頭，向外啾啾唧唧的叫，等個來喂哺他。叫了多時，那巢中的大鳥回來，忽見巢中有了這對小雀，不是同種，不勝驚惶惶盼，只飛去飛來，向別樹枝頭喳喳鳴叫。那小雀兒見了，只道是他爺娘，俱齊向他哀鳴求食。那大鳥兒見了，也就哀憐，一隻飛入巢中與小雀理羽毛，又將兩翅遮護；一隻飛去尋了些青蟲來喂他，竟像自己養的一般。俺便見了，不勝歡喜，以為放生得所。他在旁邊只是暗笑。俺便問他，他說道：『有恁呆鳥，枉看辛勤，日後毛長分飛，誰來認你？』說罷流下淚來。俺便急問，他又說道：『兄弟有些見物傷情。』」三人聽了，齊作怒容道：「恁地說，怪道沒個孝順阿爺的念頭。」王突被四個親生兒子一遞一口，說得原原委委，十分信實，便惱怒道：「原來恁地不中抬舉！枉了數年辛苦將他養大。你們不必多言，俺自有主意。」說罷，各散開。這王摩那裡曉得他們在背後搬弄，他只是照常。

一日，六月六日，寨中規矩，將一應盔甲旗仗等物，俱搬在日中曬烤。四人遂又暗暗商議了一番，來對王摩說道：「今日雖是天熱，也不要貪涼怠惰，俺兄弟們去較射一番！」王摩道：「甚好。」遂取了弓箭，一同走出寨來，卻見滿地曬著盔甲旗仗。一個對王摩說道：「較射須學貫甲穿楊。俺們何不取件甲去，若能射中，治酒請他一醉。」王摩道：「哥哥說得有理。」四人便去揀取了一件，同走去空處，將鎧甲做了垛子，擺放在一百六十步外，分立了長幼，各自射去。他四人不是歪斜，就是力小射不上。王摩見了，笑說道：「恁大個垛，有甚難上？俺這一箭去，只叫射著甲背上第三塊護葉兒；射中不算，須要射過，才是貫甲。」說罷，搭上弓弦，覷得較切，弓開如月樣，箭去似流星，噹的一聲，正射個著，直透穿半枝箭過去。眾人齊聲喝好。王摩道：「這還不算奇，看這一箭去，要將先前這枝箭，一總送他過去。」遂又覷得親切，早又端端正正射在先前的箭尾上，一齊穿送過去。眾人又發聲好。四人內乘空走去了一人。王摩又說道：「俺今要射這甲上，左邊腰眼裡那個扣門兒。」說罷，正要射去，不期王突撩衣大步直搶過來，大怒喝罵道：「好大膽的忤逆賊！怎敢將俺鎧甲做了箭垛，箭箭射過！恁便是不敢明明弑殺，卻暗地裡作厭害，可不氣壞了俺！」說罷，一手奪過弓來，向王摩身上亂打。王摩被打，方知這鎧甲是阿爺的，忙跪地受打，道：「孩兒因哥哥叫射，實不曉得是阿爺的護甲。」四子便來假勸。王突喝罵道：「俺只道收留得恁大，討個孝順，卻將俺沒放在眼！恁地無狀，後來還沒好心！俺今也沒打你這賊子，只快快下山別去！」王摩聽見趕逐，便伏地大哭道：「孩兒得阿爺收養成人，並沒報答，怎敢拗離！是必收留，莫壞父子情分！」王突怒喝道：「幾曾見你有甚父子情分來！只前日獵的野物，背地自\$，沒些孝順。又嫌不是親生。俺留你怎麼！趁早下山，全你性命，莫討俺一刀兩段！」說罷，怒髮如雷。王摩百般告求分辯，王突那裡聽他，只連聲趕逐。王摩見他意念已決，不能挽回，才知中了四人毒計，攙哄搬弄，將他趕逐。欲要與他爭鬧，因想了一想，只得大哭一場，向王突磕頭道：「孩兒並沒過犯，阿爺聽信了四個哥哥的言語，趕逐下山。孩兒不敢違逆，只得拜別當年收養大恩！」王突只背轉身不聽。王摩拜了四拜，立起身，忍著氣惱到自己房中，只取了金鳳虎頭紮額，並兩桿雉尾，提了三尖兩刃刀，絕不回頭，奔下山去。王突見他已去，才覺氣平。四人一時拔去眼中釘，各歡歡喜喜，同著王突入內。

只說這王摩被四個弟兄獻讒趕逐，一時忿氣，奔下山來。奔走了多里，一時奔走得汗雨淋身，見路旁有樹，遂坐樹蔭下歇息。因想起前情，不勝又氣又苦個半晌，道：「俺受氣惱到此，也沒曾計較個去向。若去找尋生身，向來不曾問明；若只前奔，又沒帶包裹路費。卻投那一路去的是？」一時煩煩惱惱，作不出計較來。因在樹下涼久，不覺一陣昏迷。朦朧間，忽有一人走來對他說道：「你今休自煩惱。須知你即是我，我即是你；昔年我的作為，便是你的作為。此去正是相聚顯名立業之時，可記我四句方語道：

白雲始花，三楚堪誇；

陽春鳳虎，一帶一瓜。

這人因又說道：「可速前行，自有機緣。」說罷，倏忽不見。

王摩驚醒道：「恁地怪事，青天白日做夢。什麼是你是我，什麼白雲三楚，什麼陽春瓜蒂，說得糊糊塗塗，叫俺怎做理會？不恁直說！」因想了半晌道：「他說前去自有機緣，敢怕還是個好夢。只記著，後來可驗。」便就起身又走。因想道：「今夜必投村店，只這打扮便要嚇人。」遂除下紮額，揣在懷內。走到日黑，投入村中尋宿，怎奈人俱不敢留他。王摩欲要用強，又見是窮鄉小民，不便欺壓，欲要下氣告求，又是不慣，只得忍著悶氣，走出村來。走了半晌，見前面有座廟宇，不勝歡喜，忙來投入，誰知並沒一人在內，只有兩壁泥神，中間一張供案，案前一條拜板，高低放著。王摩看明，道：「且在這板上睡一覺。」遂將刀倚好睡下。一時怎睡得去，因想道：「身沒分文，到處難投。便有這紫金紮額，兩旁俱有嵌珠，去換些酒肉吃，這些鄉人怎知好歹？若到城市中去，又不便露眼！」只是想來想去。忽想道：「何不到前面空處，向人要些，便有些路費了。」想定了主意，早已天色微明，即提刀出門。

走了多時，揀個好隱身的所在等候。不期等了多時，俱是些村人擔客，並沒大商來往，不便動手。直等到巳牌時候，漸漸腹空腳軟，因說道：「只得去胡亂換個飽。」便取出紮額來，心中又不忍毀壞。早遠遠見一人挑著一擔行囊，後面一人跟押，離擔尚

遠，看明歡喜道：「恁個不似窮人。」遂戴上紫額，舉起三尖兩刃刀，趕出大叫一聲：「歇著！」這挑擔的突見有強人截路，便大叫一聲，棄擔便走。王摩大喜，即打開包裹，只內中幾卷殘書，便丟撇在地，道：「可不晦氣，撞個酸丁！」又打開那一邊，是幾套衣履。遂提起一抖，卻滾出一個小包來，開看卻是銀兩，不勝歡喜。即塞入腰間，正要舉步，不期一人包巾儒服，用兩口劍，直趕近前，大喝道：「清平世界，怎敢擅劫過客？及早送還，免我動手！」王摩聽了，大笑道：「事急取用，差嘍些什麼？莫討性發，連你結果！」那人大怒，雙劍砍來。王摩疾忙迎敵，一場好殺。但見：

一個是南山餓虎，一個是北海鼉龍。餓虎得食，豈肯輕輕吐放；鼉龍私積，誰許白白送人。一個撮鹽入火，喝罵大膽強徒，我失你得，要拚性命奪回；一個火上添油，嗤笑小人慳吝，你強我莽，須仗本領劫取。一個忘卻本來拚死鬥，一個誰識當時好弟兄。

二人殺了多時，王摩只指望得他銀錢，去買個酒食吃。誰知卻撞這人敵住，只不放鬆，一時又討不得下手，爭得暴跳如雷，只橫砍豎劈。那人一來一往，殺了半晌，卻見王摩頭上金光閃耀，不勝動疑，急忙架住問道：「你這豪傑，戴這鳳虎紫額，必有來歷，敢是麒麟山金頭鳳王摩，又叫小太保鳳頭虎麼？」王摩含怒道：「你問他怎麼？俺便是王摩。」那人聽了大喜道：「果不出我所料，在此遇著。」遂收劍拱手。王摩正沒好氣，忽見這人知名，便也停刀，拱手問道：「你這斯文漢兀誰，卻曉得俺？」那人笑道：「我是山東臨淄姓袁名武。幼遇異人，善識天時地理，喜談佈陣行兵以及陰陽術數，多智多謀，為人起敬。人俱稱我是小袁天罡前知神袁武。昔年求取功名，去到汴京，不意權奸用事，落第在京，不勝抑鬱。一日，醉後題詩，被人鎖入府中，虧得一位哥哥仗義救脫。久聞得江湖上有兩句傳言，是『楚地小陽春，關中金鳳虎』。一向尋訪，再不遂心。一日夜間，見西北上有條白氣沖天，貫入東南，經宿不散。因知不久北方兵動，天下大亂，宋室將危。近日又見罡氣皆隱散，聚於軫翼之間。因思不得為王者師，亦當與豪傑佐，圖些事業，才不虛生。遂決意尋訪二人。因知天文分野，軫翼卻是南楚，正要去訪，不期有個族叔，跟隨張種略，鎮守幽薊。族叔染病，著人來請，只得急急趕來，已是亡故。住了多時，辭別回南，一路到北。今早袖占一數，主遇奇人，不期果應。前在北地。方知大名是占麒麟山立寨。要來拜識。卻為何獨自在此勾當，又說什麼事急？可細說知，便有商量。」王摩聽了這些言語，不勝驚喜。遂將自己始末緣由，細細說出；又將昨日夢中言語，述了一番，道：「原來有個小陽春，卻是要去尋他。俺今相遇，實有機緣，若不嫌棄，就此拜結弟兄，共圖事業。」

袁武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遂在空地撮土為香，結了生死弟兄。因問年紀，卻是袁武居長一歲，便叫袁武為哥哥。因問道：「俺今投那邊去，才是安身？」袁武道：「且同到山東，再去楚地，自有機會。」此時挑夫也自走來，見二人拜結，不勝歡喜。王摩除了紫額，一同到了村內，吃了酒食。自此曉行夜宿。

一日，到了一個地面。王摩要買酒潤喉，遂一路看來，見店面上俱賣的是饅頭面點，並不見有酒店。王摩不勝焦躁，道：「走了半日，得些酒解渴，誰耐煩吃這些塞饑腸、噎嗓子的面塊！」袁武道：「此處沒有，前去便有也，不可亂吃。」王摩遂在前走。走出路口，下了坡來，卻見一家單門獨戶，並沒鄰右，門首燒化了一堆紙灰，在日色下被風吹得旋滾。王摩有心，便一眼看入內去，卻見堂中有三四張小桌，門首設座案山。再抬頭一看，只見馬糞土牆上，寫著幾個歪斜大字，道：

牛肉燒刀酒，談心結好友。

醉後不知年，有腳沒處走。

王摩雖不識字，卻認得肉酒兩字，遂快活道：「這不是賣酒肉的店麼？」袁武道：「他不開鋪面，敢是賣完？」因見這幾個字，寫得曉蹊，沉吟了半晌，忙在掌上輪算，遂暗暗歡喜。王摩已大踏步入去，招呼袁武進來坐下，拍著桌子，向內叫拿酒來吃。叫了半晌，才走出一個黑矮店小二來，說道：「我家往日賣的膘肥牛肉，上好燒酒，今日卻沒賣。客人向別處買吃吧！」王摩聽了焦躁，道：「你這賊齷齪，可知家無存貨休開店？須有窖下酒、醃下肉。俺又不白吃你的，直恁回人！休討打，請俺吃了，還要告個不是，才肯出門。」小二正要回言，早聽得壁後喚聲，小二連忙進去，半晌出來，笑嘻嘻說：「方才被我家主人叫去，喝罵我不會招客，打發人出門。如今只得將獻神的酒肉搬來。」遂去舀酒切肉，托來放在桌上。王摩方才歡喜，便篩了一碗，放在袁武面前，自己連篩連吃，一時吃了七八碗酒、十數塊肉，才覺心定。便篩了一碗，夾兩塊肉，喚過挑夫道：「你也吃些，好趕宿頭。」挑夫不勝歡喜，接吃，遂去料理索擔。王摩又向袁武碗內篩來，見他只吃半碗，因問道：「哥哥，怎麼不吃？」袁武道：「我今日不喜酒吃，止吃這半碗吧！」王摩便不篩來，遂又吃了兩碗。忽見那個挑夫在擔邊一時把捉不定，口中只叫「好酒」仰後跌倒。王摩便笑道：「恁個漢子，卻不會吃酒，這酒也沒算老辣，直恁倒地！」便要來扶他。才起身一步，不期一個天旋地轉，豁喇聲跌倒在地。這袁武幸喜少吃，卻白瞪兩眼，渾身麻軟，說不出話來。店小二見了，拍掌叫道：「大郎快來，俱了當也！」那大郎走出道：「這三人合死，送上門來。這漢子與腳夫，好作鮮黃牛肉賣；這斯文的有筋骨，只好醃著。且背入作坊。等我完了正事，夜間開剝吧！」店小二背了挑夫進去，又來背王摩，一時背馱不動，那大郎便來幫抬人去，又來背袁武。正走向桌邊，早有人推門入來。那大郎放手，與來的人說道：「你怎麼這時候才來？我已燒過利市，只等你來商量。」那人道：「我方才又去打聽，止離得六十多里，明日午飯時准來。只是我們人少，恐一時對付不下。」那大郎道：「我約了四、五個閒漢相幫，到臨時憑我二人本事，只硬砍搨，怕不遺棄！我今日才燒利市，便有生意上門，包管遂心。」

那人見有人坐著不動，忙近前細看，大驚叫聲：「阿呀！這不是我往日對你說的那位小天罡前知神袁武哥哥麼？聞得他在外尋訪結識，今日怎在此上了你的手？快將他救醒，若得他同做，這事十分易。」那大郎聽說是袁武，不勝驚喜。遂將入門買酒，麻翻他三人說出，連忙調瞭解藥，灌入口中。袁武原吃不多，即便醒來。那人忙叫道：「袁武哥哥，兄弟鄭天佑在此。」袁武開眼，笑說道：「你們謀取大財，卻將我麻倒，是恁道理？兄弟你怎麼在此？」鄭天佑道：「自從哥哥出門，兄弟與人爭口，被人告發，脫逃到此。遇了這個兄弟爰動，綽號青竹蛇，做人極是義氣，兼有膂力，同我結了弟兄，在這猥獠（榛）道上開這酒店，霸佔道上，不容人賣酒肉，只是獨家賣與過往人吃。見人行李沉重，便用蒙汗藥麻翻，得取財物。我在他面前稱說哥哥，他時常想念，不期今日誤犯！」爰動忙來下拜道：「實是不知哥哥，望乞恕罪！」袁武忙用手扶起。鄭天佑問道：「哥哥怎曉得我二人要謀大財？」袁武遂將結識王摩，到此買酒，見字動疑，暗得一數：「數中說是困於酒食，得成相識，束帛箋箋，沖天舉翼。後面還有，義理甚深，此乃數定，故此我只吃半碗。豈能瞞我？」二人聽了吐舌道：「果是好個袁天罡轉世！」袁武道：「快去救醒王摩。」二人忙入內，救醒王摩。王摩只叫：「好酒，果是醉人！」袁武說知緣故，二人忙上前拜伏賠罪。王摩攙扶二人。真是罡煞相逢，曜星遇合，一時投機，同入後面來商議。只因這一商議，有分教：

驚奇疑是怪，妄想認慈悲。